

青复兴

她和他们

她和他们

责任编辑：唐宋元

封面设计：韩健勇

插图：陆海林

她 和 他 们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25插页7字数200千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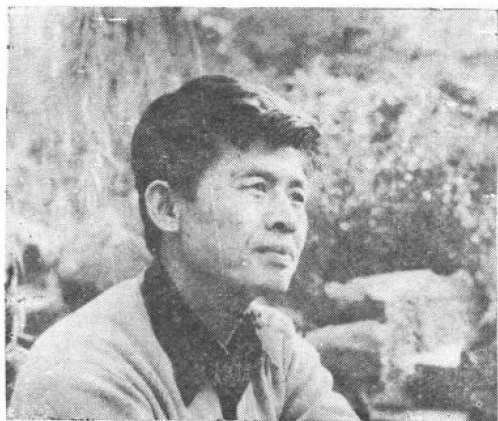
印数：1—41,150册

书号：10374·48

定价：1.80元

出版说明

本集收入青年作家肖复兴的七个短篇、三个中篇。这些作品，以丰富多采的笔调描绘了京、津、柴达木等地方的各色人等及其不同的生活态度；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语言明快流畅。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感情上的陶冶和思想上的启迪。



小时候，我一直梦想能有个书架。没有，我只能蚂蚁啃米，燕子衔泥般，一本本买着书，藏在一只破木箱里。高中毕业，带着这一箱书，我到了北大荒。六年黑龙江畔呼啸的“大烟泡”和爽朗的风，为我打开一本崭新而严酷的书。我读着它，也开始悄悄地写着它。我的第一篇幼稚的文字，就写在一间拉禾辨盖成的小草房的马灯下。从此，我再没放笔，不管是在父亲病故，我回到北京苦苦待业街头，还是被分配到郊区一所荒僻的中学做老师，而后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做老师的学生，我都在写……在这笔墨生涯的同时，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现在，我已经三十六岁了，我依然怀念小时候那个梦想，虽然渺小，却纯真，自然。现在，我不会只梦想一个书架了……

肖复兴

目 录

西瓜的故事.....	(1)
三月三.....	(17)
小院纪事.....	(35)
她和他们.....	(53)
叉路口.....	(76)
日出.....	(91)
最后一班天鹅船.....	(108)
爸爸妈妈今天毕业.....	(131)
一路平安.....	(149)
魔方·飞碟·X.....	(201)
我们还年轻.....	(268)

西瓜的故事

迷路了。

陆金铎和方林竟然迷路了。

路在前面有三个岔岔，弯弯曲曲，更窄，更泥，更暗，象三条幽暗的小蛇。该往哪一条小路走呢？胡同里几盏路灯不知什么时候亮了，昏黄的灯影映在水洼子里，摇曳着迷蒙的光。

陆金铎和方林走出了一脑门子的汗。三十二年前，他们俩常来这里，没觉得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更没觉得走得这样累。莫非这条胡同象小孩玩的猴皮筋，一下子抻长了吗？

百年未遇的夏天暴雨一连下了十二天。都怪这场大雨！整个城市成了水龙宫。横穿城中央的乌龙河几乎漫平两岸的堤坝。如果不是两天前的半夜里暴雨终于喘息下来，这条小路恐怕连找都找不到了。

“这场倒霉的雨，搞得一塌糊涂！”方林卷了卷泥水溅满裤腿的派力司裤子，嘴里轻轻骂道。这是一个瘦瘦、矮矮的老头，今年整整六十岁。面孔白白净净，看上去不象这么

大年纪，倒象五十岁以内的人。如果不仔细看额头和眼角的皱纹，单看他那保养得不错的肤色，显得更精神些。他是这座城市城建公司的党委书记。全城每一座建筑，当它还是蓝图的时候，就都曾留下了他的指纹。

站在他旁边的是公司的经理。今年也刚好六十，个头也矮矮的、瘦瘦的，衣着打扮和方林也差不多。只是脸上的皱纹略微显得密些，肤色显得黑些。乍看上去，他和方林简直有点象亲密的兄弟俩。他们确实是一对好搭档哩，在一起工作近四十年了。

要不是今天在房建工程队上报的一份职工家属死亡报告里突然见到了赵天宝的名字，他们两个人也不会来到这条泥泞的小路上。

当时，陆金铎心里一惊，把报告递给方林：“你还记得这个赵天宝吗？”

方林接过报告，摇了摇头。

“怎么你忘了？三十二年前，解放时，咱们进城接收这个营造厂，那个保护了机器设备的工人？”

“噢！”方林燃着一支香烟，缕缕飘荡的烟雾中，他回忆起了当年弥漫着战斗硝烟的往事……

国民党临撤退时，把那个全城最大的华盛营造厂所有的卡车、吊车和唯一一台美式混凝土搅拌机集中起来，准备用炸药炸毁。是这个赵天宝，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把引爆的火线掐灭了，和工人们一起保护下了当年这些珍贵的机器。大军进城，第一个走上前去，握住方林和陆金铎手的人，就是

他赵天宝呵……

“怎么，是他死了？”方林吃惊地问。刚一听这消息，方林不信。

“不是他，是他的儿子。”陆金铎将刚刚看完的报告递给他。

“赵小宝？”报告在方林手中颤抖。赵小宝，三十年前，是在他和陆金铎眼皮底下落生的呵。生他的那天，赵天宝正在工地上修那台残缺不全的混凝土搅拌机。是方林和陆金铎借了一辆排子车，把他老婆翠云拉到医院，还没到半个小时，“哇！”小宝哭着呱呱坠地了。一晃，多快呀，三十年过去了。怎么？小宝死了？会是真的？梦！象梦呵！

方林抖动着手中的报告，终于看清楚了：昨天上午，暴雨刚刚过后，赵小宝撑船到乌龙河上游捕鱼，水急浪大，小船翻落水中，不幸身亡。三十年造就的生命，就这样轻易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两年前，老赵的老伴翠云就患癌症死去了。现在，唯一的儿子又这样死了。老赵他经受得住吗？

老赵！赵天宝！那时，他还是个多么年轻的小伙子呵……

三十二年前的事，一下子又兜上心头。记忆，已经淡漠的记忆，又重新染上鲜艳的色彩，跳跃着，闪现在这条黑黝黝的胡同。陆金铎望望身旁的方林，感到心里一阵发热。

那时候，他们不会迷路。就是闭上眼睛，也能摸到赵天宝的家门呀！那间矮小的东房，那扇黑漆漆的松木门。房顶长满毛毛草，大门上贴着一副大红纸的对子：“翻身不忘共

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呵，他们是多么熟悉。一天到晚，他们跑来跑去，快把赵天宝的家门槛都踩平了呢……

那阵子，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大规模的建设正在开始，这座城市新的楼群将在他们的手中托起。他和方林刚刚脱下黄军装，对于建筑行业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没少去找赵天宝。那台倒霉的混凝土搅拌机象趴窝的母鸡，就是旋转不起来。急得他们俩白天黑夜找赵天宝一起鼓捣。有时候，事急了，时间紧了，大半夜，摸着黑，他们也会拐进胡同，敲响赵天宝的房门呀！那时候，整条胡同连一盏路灯还没有呢。可是，这有名的九道弯胡同象他们自己的脉搏，他们清楚得很哩……

混凝土搅拌机终于转动起来了。赵天宝突然晕倒在机器旁。要不是陆金铎眼疾手快，把他抱下来，险些卷进搅拌机里去。

他和方林把赵天宝送回家，才见翠云病倒在床上，大滴大滴的虚汗从额头上冒出来。赵天宝是为了给翠云买药，卖掉了家里的几件囫圇衣服，又连着两天没吃一顿饭了呀！莫非翠云的癌就是从那次重病后落下的根儿？当时，陆金铎和方林别提多后悔了。这才几天呀，由于工地上工作忙，没顾及上赵天宝家来，谁曾想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陆金铎和方林回去后商量了一下，决定从公款中抽出五十块钱救济赵天宝。谁知第二天赵天宝把钱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

“这是组织上照顾你的，你看看你和翠云都病成什么样

子啦！”

“组织上也不是财神爷！眼下，国家是什么日子口？哪几不要用钱？就说咱们这台搅拌机吧，花了多少钱了？”

陆金铎说不过他，拧不过他。怎么办？陆金铎手头也没有钱，刚进城来，每月拿着两袋小米的津贴，腰包里没有一个子儿。他想了想，没着没落。最后，他拿起了他唯一的家当，一个掉了漆皮的浅灰色的闹钟，晚上，摸到赵天宝家。

“没有别的了，这还是临转业时，老首长送给我的破闹钟，你一定要收下！换俩钱，赶紧给翠云抓药去吧！”

赵天宝收下了，他半天没说出话来，憋了半天，憋出句：“这大热天的！饭，我管不起你了，西瓜，一定得杀一个！”说着，他跑出屋……

呵！西瓜！赵天宝招待客人的唯一拿手好戏就是西瓜！陆金铎不会忘记，刚刚解放的那几个夏天，哪次他和方林去了，赵天宝都要说：“没有别的，我去买俩西瓜杀着吃，解解渴！”他不说切西瓜，而总说杀！这个词，陆金铎怎么也忘不了！每次，赵天宝都要从胡同口的摊子上抱回两个黑崩筋的大西瓜。说也奇了，他和方林吃过赵天宝多少回西瓜啦？记不清了。愣没吃过一个生瓜蛋子，个个黄瓤，黑子儿，蜜一样甜！

“怎么样？瓤不错吧？”每次，赵天宝都是这样乐呵呵，得意地问。

每一次，都是陆金铎和方林一个人抱着一个瓜切开。

“不错！不错！老赵挑瓜是一挑一个准，手拿把掐！”方林

每次吃得腮帮子鼓鼓的，流着西瓜水，也顾不得擦，一边吃，一边不住口地称赞着……

他们的情谊，也象这瓜一样甜……

唉！眼下，这样的黑崩筋西瓜不好找了。这些年，全让早花瓜、三白瓜、大花铃瓜给代替了。说什么黑崩筋品种已经退化，被淘汰了。说实在的，一想起那些往事，陆金铎还真想再啃两牙黑崩筋……

记得就在这路口有个专卖西瓜的瓜摊。现在，怎么也找不着了呢？莫非都拆了？陆金铎在四下搜寻着当年的记忆。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忘掉的东西再想追回来，难哪！

现在，迷路了。陆金铎觉得心里象被针猛地扎了一样。方林正望着他，不知为什么，象自己身上有什么怕人家看。他垂下了眼帘。

“算了吧，回去吧！明天打个电话，把赵天宝请到公司来吧！”

方林浅灰色的裤腿已经被泥水染黑，热得他把特利灵衬衫也脱了，汗水已经浸透了背心。他以往自吹“千金难买老来瘦”，身体比陆金铎要强。此刻已经气喘吁吁了。他擦着汗，对陆金铎说道。

陆金铎抬起头，目光落在方林瘦骨嶙峋的身上，没有回答。

方林的这句话，蓦地使陆金铎想起二十多年前。他和方林刚刚离开工程队，调到市城建公司几年后，有一次坐着辆小吉普车到一个新建的水上公园施工工地视察回来，正巧路过

这条胡同。方林对他说：“老陆，拐个弯，找天宝聊聊去！吃他俩大西瓜！我还真有点想他呢！”

他当时不也是用这种口吻说：“算了吧！你要是真想老赵，明天挂个电话，请他到公司来一趟！”

当时，为什么他也说出了这样的话？他累了。那天，在工地跑了一天，汗水也象现在一样，浸湿了裤褂。他不想多走一步，只想赶快回家，让妻子烧好热水，躺在洗澡间新放的白瓷浴盆里，舒舒服服泡个澡，然后安安稳稳睡一觉……唉！为什么只想到自己累了？出汗了？为什么要说出那种话？本来，在二十多年里，他可以有許多机会去看望赵天宝的。可是，他又失去了一次……

他失去的并不仅仅这一次呀！

那年，他陆金铎结婚的时候——他分到了一套一单元两居室的新楼房。从单身宿舍往新房搬时，他正忙着开会，忙得脚后跟直打后脑勺。全是他新婚的爱人和一帮工人、干部帮忙活的。等他开完会，晚上回到新房时，他发现桌子上多了一个新闹钟。

“有一个叫赵天宝的工人特意送来做贺礼的。还多亏了他呢，帮助把大衣柜抬进屋。”爱人告诉他。

陆金铎拿起闹钟，崭新的红秒针轻快地跳跃着，伴随着“嘀答，嘀答”清脆的声响。他深情地抚摸着它，象摸着老朋友的手。在所有亲朋送来的礼品中，他觉得这个新闹钟最珍贵。

“你怎么不让他等我呀！”他真遗憾，没能见到赵天宝。

“他等了，你总也不回来。人家等急了，就回去了。”

从那以后，陆金铎就再也没听到赵天宝的消息。两年后，陆金铎添了一个宝贝闺女，刚刚学会走路，一不小心，把桌上的这个闹钟碰到地上，摔碎了钟面，摔断了发条。现在，几经搬家，那闹钟早不知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多么娇嫩的东西呀，它经不起磕碰……

两年前的，也是这样一份职工家属死亡报告，陆金铎看到赵天宝的妻子翠云患子宫癌死去了。他在报告上批了补发一百元的抚恤金。那时，他曾经动了念头：一定要抽空看望一下赵天宝。一拖，再拖，让繁忙的工作，尤其是北京来了一封电报，催他和方林一起参加全国城建规划会议，他坐上波音707，飞上蓝天。看望赵天宝，只好又耽搁了，耽搁在高高的白云间……

昏黄的路灯还在眨着眼睛，奇怪地望着这两个迷路的人。一点儿风也没有，小胡同闷热得象蒸笼。陆金铎和方林的腿上全是泥，脸上全是汗。

“明天让房建工程队派个人给咱们带路再来吧！这黑灯瞎火的，上哪儿去找呀！”

方林的家里，今晚要有客人去造访。他心里惦记着这事，便扇着风，对陆金铎说。

陆金铎没有说话。他踩着泥水，在前面转来转去，“啪哧，啪哧”，脚踩泥水的声音在寂静的小胡同里轻轻地回响。明天！明天再来吧？还有多少个明天？昨天，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昨天，翠云死了，小宝又死了！还有什么比

死更沉重？在死的面前，回忆起生，尤其是那曾经生龙活虎、年轻英俊的生，他觉得芒刺在背。

方林也不再讲话了。他清楚陆金铎的脾气。今晚不找到赵天宝家，他是不会回去的。路灯把他们瘦小的身影拉得长长的。小胡同里密不透风，一股潮味、霉味和蒸腾的汗味，包围着他们。不知哪个小院里飘出葱花炆锅的油腥味和焖饭干底的糊味，呛得他们俩不住地咳嗽起来。

“问一问吧！”陆金铎对方林说。

他们推开了一座小院的门。靠门口的房檐下站着位老太太，正围着蜂窝煤炉子做饭。米饭的糊味就是从她这儿飘出的。

“老大娘，您知道这胡同里有个叫赵天宝的住在哪儿吗？”陆金铎问。

“什么？”老太太有些耳聋。

“赵天宝！他的儿子前天刚淹死的！知道吧？”方林加大了嗓门。

老太太还是摇头：“什么？”

这时候，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跑出屋：“爷爷！我知道！我带你们去！”

“谁呀？”老太太问。

“是找赵爷爷的！”小男孩贴着老奶奶的耳朵大声地说。

老太太一听，话匣子打开了：“找赵爷爷呀！你们是哪儿的呀？是赵爷爷单位上的吧？小宝死得可真叫惨呀！前年他妈得癌死了，这才从北大荒好不容易办回城，没工作，整天

在家。原来在北大荒有个对象，对象也回来了，一看他这样子，黄啦！赵爷爷这人太老实，牙掉了往肚子里咽，有什么困难也不跟单位上提！这样的大好人现在少哟！你们可得对你们的领导说说，帮助解决解决呀……”

方林接上老太太的话说：“我们就是他的领导，就是来帮助解决具体困难的……”

“咱们去吧！”陆金铎打断了他的话，拉着他走出小院。不知为什么，老太太的话刺他的心。方林的话也刺他的心。

路上，陆金铎和方林都不再讲话。陆金铎心里直翻腾。这情况，为什么他不知道，他没有想到！他应该想到的呀！老赵一个人，老伴死了，就小宝这样一个独生儿子。他为什么没有打听打听小宝现在的情况呀？如果了解到小宝的具体困难，他，作为一个公司的经理，难道会解决不了吗？正式招工暂时没有名额，临时工总可以吧？

小男孩打破了沉默：“小赵叔叔真惨！他不愿白吃家里的，不愿意给爷爷添烦，他就到乌龙河去捕鱼，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谁想这半个来月老下雨，没法子捕鱼了，急得他……”

“他为什么不找领导？有困难可以提嘛！”方林也动了感情。

陆金铎没有讲话。他讲不出来。他的脚下有些发抖。几条鱼换去了一个棒小伙子的生命！他觉得赵小宝的死，有自己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在今天之前，在小宝死之前，他能够走进这条胡同，哪怕一次也好，见到老赵，知道了他和他儿子的具体情况，这个悲剧难道不可避免吗？老赵

呀，还是原来的秉性，有什么困难，嚼碎了，都咽进自己的肚子里。他不愿意给领导上添麻烦呀！作为领导……陆金铎油然生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惭愧内疚的感情。他觉得对不起赵天宝。

当小男孩带着他和方林来到赵天宝家门前的时候，这种感情折腾得他更厉害了。还是那间矮小的东房，还是那扇黑漆漆的松木门。房顶上的毛毛草更高更密了。门上的对联没有了，新开了一对玻璃窗户。门旁多了一个蘑菇一样的小厨房。墙角挤满一簇簇被雨水浸渍滋长的青苔，在窗内闪出的灯光映照下，象眨着绿幽幽的眼睛。三十二年了，在老赵的面前该矗立起多少座高楼大厦呵！可是，他还是住在这里。我呢？方林呢？这几年，从一座单元房，换进另一幢大楼，换了多少次呵！在陆金铎掌握的分配方案里，一幢幢新落成的大楼象雨后的春笋，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多少光彩！为此，省里，北京，都曾对他和方林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表扬。可是，他忘记了赵天宝还居住在这里。

就说现在甩在身后的这条土路吧，如果他能注意到三十二年过去了，还是这样一条泥泞的小路，起码也应该铺上沥青了吧？这难道不是他们城建公司所管辖的范围吗？可是，他忘记了这条土路。在这条原来他是那样熟悉的路上，他竟然迷路了。

要不是小男孩叫响了“赵爷爷！有人找您！”陆金铎真没有勇气叩响赵天宝这扇熟悉又亲切的松木门……

“你们是……”